

迎新八二

啓思編委會

簡報

每年暑假期間，醫學會（Med. So.）都會主辦一連串的活動，供同學參加，其中以電影籌款（Gala Premier），迎新活動及健康展覽為三大重頭戲，需要大量人手，而在這三項之中，迎新八二是專為八七同學所做的活動。

「迎新八二籌委會」早於今年四月初成立，迎新活動包括七月初舉行的預科生日（Matriculant Day），學術迎新（Academic Orientation）及八月下旬的迎新日（Welcome Day），還有大型的迎新營（Orientation Camp）。

預科生日（matriculant Day）目的是希望同學在放榜之前，能對一個醫學生及醫生的生活和責任有初步了解，從而幫助他們在放榜後知所去從，作為醫學會對同學的第一步輔導工作。預科生日那天，很多同學踴躍參加，整個“Lower Lecture Theatre”都擠滿了人，成績令人滿意。

學術迎新（Academic Orientation）在七月中旬舉行，正好是放榜之後。學術迎新包括展覽和討論兩部份，前者為預科同學提供一些有關入學的資料，如收生政策及以往的收生統計等；後者着重解答同學的問題，故特從醫學

院邀請了兩位教授和一位高級講師向同學解釋取錄政策及課程等問題，加深同學對醫學院的瞭解。

迎新日和大型的迎新營，是為剛入醫學院的八七同學而設，除了表示歡迎外，還向他們提供一些服務，如賣舊書、舊顯微鏡和舊骨。

八月廿八日的迎新日，籌委員邀請了院長謝家樂教授對八七同學致詞，然後放幻燈片介紹醫學會的結構、醫學院的課程和一個新生將會面對的困難，幫助同學適應未來的醫學生生活。

八月卅一日至九月三日，是迎新活動的高潮——「迎新營」地點是北潭涌渡假營；一百一十多位來自各方的同學，大家懷着不同的心情，參加醫學會為他們籌辦的第一個大型節目。同學們分成十組，在組長的帶領下參加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有遊戲性質的也有思想性的（如 Slide Show, Discussion），務求適合同學的喜愛，使他們有一個意義娛樂兼備的迎新營。迎新營的最後一晚，高潮迭起，既有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各班的表演，又有精采的幻燈片放映，當晚有許多高年級同學特地來在放學後入營，與同學們夜談，其熱心程度令人佩服。



回顧

醫學會迎新——是每年暑期不可缺少的活動，而每年「飛撲」出來做籌備工作的同學，都抱着不同的理想。今年的籌委，除了希望能幫助新同學適應大學這新環境外，更希望新同學能多思索作為醫學生和醫生應有的責任，及如何面對不健全的醫療制度所帶來的限制。

這一切目標，當然主要是透過迎新營來嘗試達到。今年的迎新營雖然時間上是比往年長了（所需的營費當然也增加了），但卻沒有影響到新同學參加的人數。在地點方面，西貢北潭涌有它好處：營內康樂設施充足，使營內活動可以成為節目的一部份，（遺憾的是同學們真正享用這些設施的時間委實不多）。但在房間分配方面則不大妥當，同組的同學可能會被分開，部份睡在二樓的房間而其餘的睡在樓下，以致有些組員有被隔離的感覺。這營地最大的缺點是音響設備很差，尤其是在體育館內進行的節目，同學們往往因為聽得不清楚而不能投入，籌委實應在事前多注意音響效果這問題。

對八七來說，入迎新營的目的的人人不同，但主要都是希望能認識多些同班

及高班的同學，和在心理上做好讀醫的準備（主要是透過知多一點醫學生的話，例如功課的壓力、第一年那一科最難讀等），至於思想性的節目，例如講座和晚上的討論，則在未入營前沒有預期到有那麼多。正因為如此，有些同學有被壓逼的感覺，而有些則有抗拒感而不能投入討論。當然大學生的責任，現時醫療制度有何不妥等問題是每一個醫學生都應思索的，是應該在新同學剛踏入醫學院時或其後帶出的。但在他們毫無準備下，對醫療制度不清楚的情況下便要求他們說出立場及對一些社會現象表示意見是否公平，是否恰當呢？其實如果能把這方面的迎新計劃延長，開學後繼續舉辦講座或研討會活動，讓同學能有多些時間認識及思索，效果可能會更佳。

縱觀整個迎新營，籌委態度的嚴謹是值得讚的，例如他們要求每一組組長都一定要參加事先舉辦的組長會議，使組長與組長間能有更大的默契（在帶組討論時，這是非常重要的），迎新營內部份節目也能預先綵排一次，以清楚將會遇到的困難。但至於 SCU 所負責的

領袖訓練項目，雖然是很有趣，但很多組長都感到幫助不大。最可惜的是今年的組長數目不足，以致當一些雙重身份（籌委兼組長）的組長要準備節目時，餘下來的組長帶組便有吃力的感覺。組長數目的不足，意味着同學對迎新的熱誠減退？對迎新的意義懷疑？這問題值得思索。

× × ×

除了已提到的兩個目標外，今年籌委更希望整個迎新節目能帶起醫學院的氣氛，使每個同學都能有身在其中的感覺。但此目標似乎沒有達到，雖然在歡迎日那天沙宣道校園四週都有一些既美觀又有心思的裝飾，但同學們似乎都沒有多大留意到。但無論如何這些裝飾都使沙宣道增添了新面貌，但只是一剎那間。

「預科生日」

「預科生日」是整個迎新的最先項

目，在放榜之前舉行，一向以來，目的是介紹醫學院的情形，醫學生生活及一些有關醫生這個專業。從過去的資料顯示，只有大約一半的新生曾經參加「預科生日」的；而且很多是來自「名校」的。因此，「預科生日」舉辦的意義便受到懷疑。有人認為這些「名校」份子已經師兄師姐口中知道了不少醫學院的資料，不值得為這些人辦這個項目。

但我們應該如何衡量「預科生日」的價值呢？這個項目的目的不是為了「裝備」那些快要入醫學院的同學，而是讓預科同學在決定之前（或已經決定了），能夠知道多一點他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並不是要左右他們的決定。為了解決「名校」問題，負責的籌委決定盡量通知中學，除了在四月尾發言外，也在七月初通知一年級的同學告訴他們母校的預科生，同時亦寄新聞稿給報社。當然能夠通知全港有預科的中學是最好的，但這個方法亦有不可行之處。今年有二百多人參加，來自卅八間中學及一間外國大學，人數是非常令人鼓舞，但大部份的人都是來自某一些中學的，「非名校」的學生始終是少數。

迎新營節目點滴



營外活動

這是今年迎新營的特色之一，營友可以自由選擇五項活動：遠足、越野追蹤、野外競賽、橋咀郊遊及營內活動，目的是使新同學在參與活動時，能認識其他組別的同学。組長和組員都很喜歡這種活動，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尤其是參加遠足的一組人，中途走入了岔路，既刺激又緊張，各人互相幫助，終於無恙歸來，實在是畢生難忘之經驗。追蹤和競賽的同學，翻山越嶺，走過村屋阡陌；橋咀海灘，水滑沙幼，清風送爽。這些成功的安排，實有賴籌委預先多次的探路及事前的準備。

晚上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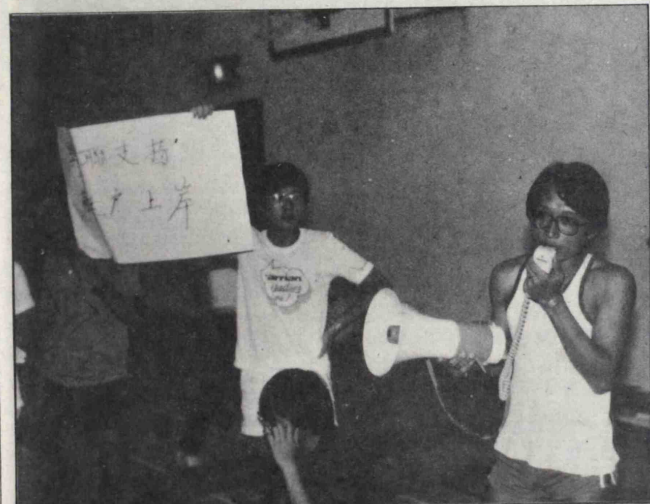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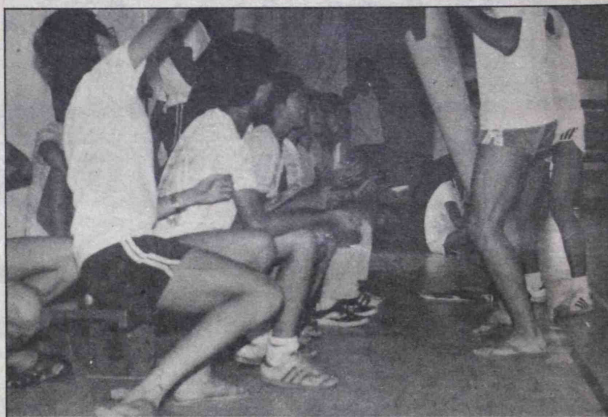
討論的氣氛視乎組別而定，十分受新同學的表現所影響，而討論的題目也很重要。有些組員感覺有被壓迫說話，而又不能夠在短時間內想通問題；也有一些熱烈參加討論；亦有些比較被動，甚少發表意見。對組長來說，「帶組」給他們寶貴的經驗，有人和組員建立良好的討論氣氛；有部份人雖然發覺反應冷淡，但為了遵守籌委的安排，勉強繼續討論當晚所訂的題目。有些為了組員的「不良反應」而大傷腦筋，可是同組其他組長又幫不了忙。

大仙探營為每年迎新營的特點，今年更多了很多醫生入營。一般的反應有好有壞，很多時，探營變成了大仙「噴口水」良機；而新同學因為有了一些陌生的成員入組，變得沈默起來。但亦有組員興緻勃勃地聆聽大仙的經驗心得和發問學術性的問題。

自由時間——午飯後

這段時間是讓大家各適其式地利用，睡眠不足的可以午睡；也有人玩羽毛球，康樂棋等；亦可以全組人玩遊戲，加深互相認識。這樣的安排，令營內的節目沒有一種壓迫感，活動安排比較鬆動。

最後一晚討論的初期，啓思編委會到每組親善探訪和派糖，籌委和一些組長認為這樣妨礙了討論，不知各位新同學意下如何？



社會學遊戲

(SOCIOLOGY GAME)

「艇戶事件」

這是一個嶄新的嘗試，對絕大部份的組長（甚至是醫學生）來說亦非常陌生，所以有兩次的營前綵排及分派背景資料給組長，避免演出過火及加強角色的掌握，以帶領新同學投入角色。由於入營前印妥的資料未能在當晚派給新同學，他們對事情的了解祇有靠他們本身的認識和帶領演出的組長的講解及討論。

當晚用飯前後不斷有「艇戶家長」呼兒喚女之聲，遊戲開始時，全營有百多人分為艇戶、社工、記者、學生、警察及官員等角色。一堆一堆的艇戶家庭，圍着他們艇上蠟燭，商討生活環境及最近艇戶小童溺斃之事；在社工和學生的協助下，他們召開艇民大會及官民討論會，但得不到官方誠意的答覆，於是他們實行請願；由於事前未得警方批准，以非法集會罪名被拘捕；全場以最後的請願行列與警察衝突為高潮而結束。

遊戲的時間控制甚佳，由於人數太多，組長和角色種類有限，部份新同學茫然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有些對角色背境心態未能掌握，難以投入角色的「應該」關係，導致部份組員不知如何演下去，變成了旁觀者。不過，一些新同學仍能積極發言，替整個遊戲生色不少。

總括來說，這是一次寶貴的經驗和

值得的嘗試，雖然有人會認為付出的時間與收到的效果相差甚遠。

講座——大學生之社會責任與參與

這講座是配合當晚的主題「大學生」的，但因為聯絡上的問題，延遲至十時半才開始。講者為前數屆的學生會會長，內容頗親切誠懇，可是似乎難題，加上大家都甚為疲倦，反應冷淡，錯過了寶貴的討論機會。當晚很多組同學都在講座後回房睡覺，沒有照原定項目討論。

迎新晚會

迎新晚會應是迎新營的高潮，可是營內音響的惡劣和當晚天公不造美，洒下別離之雨，晚會臨時在飯堂舉行，而所有節目都要縮短。介紹醫學會的組織——幹事會及常備委員會——採取了較新的方式，減低以往只是「噴口水」式的介紹，而每一班，上至八三，下至八七都有不同的表演。八七同學的演出充份表示出他們的組織力和合作性。令人感到興奮的是有不少前輩入營探訪。結束晚會的形式頗具心思：所有組長和籌委手持蠟燭，在黑暗的環境下，一面唱出「一點燭光」，一面將手中蠟燭交給新同學，饒有意義。如果當晚能營造較佳的氣氛，則這個結束更成功。

健康展覽

啓思編委會

搞完？做完？玩完？

一年一度的健康展覽已經完結個多月。Reunion 亦已舉行了，但這是不是說整個健康展覽計劃已完結呢？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在大型展覽之後還有到各社區的小型展覽、講座、幻燈介紹等推廣性活動呢？直至執筆之日，已到了數個地方，如柴灣、元洲仔臨時房屋區等，做這些 follow-up 的同學很少，而且犧牲很大，常要走堂，但這些活動的反應又怎樣？由於宣傳的不足，往往參觀的市民非常之少，就以元洲仔臨時房屋那次為例，便祇有十餘位市民而已，既然反應這麼差，做這些 follow-up 的意義又在那裏？還記得健康主席鄭嘉良同學在電視宣傳所說，健康的目的和意義有三：

- 一、提高市民醫療知識；
- 二、增加同學對社會的責任感；
- 三、聯繫各班同學，加深彼此了解。

在提高市民醫療知識方面，一次的大型展覽對觀念的改變不大，而且不能深入社會基層，所以到各社會做展覽、講座便非常有意義，但內在的困難很多，未能配合市民的空閒時間便是例子。

健康展覽是醫學會每年的大型活動，參與的同學很多，究竟今年的健康展又有沒有實現了如鄭同學所說的目的、意義呢？如要達致以上在選擇題目便要非常謹慎；在籌備展覽、宣傳工作上便要做得足；而參與的同學也得要充份了解是項活動的目的、意義。

今年健康的題目是生之謎 (ABC of LIFE)。其實選擇主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最初所定的題目是病向淺中醫 (Prevention Better than Cure)，後來覺得與上年的主題非常相似，而去年的內容亦太深、太雜和缺乏主題，市民看完後卻沒有多大得益，最後經過一些高班同學磋商、聽取講師的意見後，才釐定下今年的題目——「生之謎」，但母嬰健康計劃在香港已推行得成功，如母嬰健康院、社區中心，常常有幻燈介紹、講座，派發宣傳單張等，指導懷孕婦女生育常識、媽媽應如何照顧初生嬰兒，為什麼仍選這個主題呢？最主要的原因我們是醫學生，擁有豐富的醫學常識，所以在講解內容方面，可以說出處理方法背後的原因，這樣不單止提高市民醫療常識，亦可令他們記得、接受正確的觀念。其次，在內容方面可注重兒童心理發展、遺傳諮詢這些被忽視的範圍。而鄭同學亦希望能推出一系列從嬰兒、兒童、青少年、壯年到老年的主題。

籌備過程

籌備工夫包括資料搜集、製版 (Presentation)、宣傳等，由於工作非常艱巨，需要人手很多，但適值暑假，很多同學外出旅遊，而醫學會亦有很多大型活動，如電影籌款、迎新等。

資料搜集在考試後不久便開始，雖然時間好像很充足，但事實上是非常緊迫的。搜集好的資料都會經過各顧問、



講師的批閱，然後那些資料便會編訂好，成為小冊子。在製版 (Presentation) 時，也是依着這些資料，把它們簡化，用生動方法表現出來，如多些圖畫等。

整個展覽共有一百多塊版面，由於人手不足，尤其是負責劃圖的同學很少，加上其中出現亂子，設計一改再改，所以每天的工作都很緊迫，整個過程維持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對曾經參與過 Presentation 的同學，我們給予由衷的讚賞、佩服，而他們那份處處搏盡的表現，很值得鼓掌，但希望他們始終不要忘記是此展覽的目的，不祇是為做展覽而做的。

從一些參與過 Presentation 的同學所知，統籌的同學似乎未能盡他們的本份，忽視了工作的進度和疏忽對工作中的同學了解。對於工作態度這方面問題，編者訪問鄭嘉良主席，但鄭同學認為這是給一段時間讓參與的同學完成他們本身的責任。然而對於一些事情的議決，有時竟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決定，這令到執行的同學無所適從，執行時唯有依據着最後聽到的決定來辦——明顯地，這表示出內部工作的不協調。

從宣傳到展覽

宣傳的工作很廣泛，如掛宣傳橫額、貼海報、通知學校和透過大眾媒介如電視、報紙等，但根據展覽會場中的一项調查，發覺所做宣傳的效果非常少，參觀的人多是從看過的朋友口中得知展覽，這是由於宣傳的時間未能配合展覽的推出。宣傳是在九月初最盛，但展

覽九月中才在大會堂開始，看過宣傳的市民都可能忘記了日期與地點；為此，負責的同學會到中環地鐵站派送展覽場刊，反而效果不錯，當天參觀人數增加。

在大會堂展覽期間，有不少已經懷孕的婦女參觀，這是值得高興。但據一些講解員所說，很多參觀的市民覺得版面內容淺易，而他們所問的問題卻很深奧，不是一、二年班的同學可解答，這與最初所定的參觀對象有所出入，原義是希望多些低知識水準的婦女看的，但大會堂這地點卻遠離工業區，矗立在繁盛的商業區，所以未能方便普羅知識水準低的婦女來參觀。就算在荃灣大會堂展覽期間，效果亦不甚理想。雖然展覽場地有兩個，但今年的總參觀人數與舊年相比，也是差不多，雖然舊年祇在大會堂展覽。人數並不是這麼重要的，如果看展覽的市民太多，展覽場內擠得水洩不通，反而令市民無法或無足夠時間去看版面，亦聽不清講解員說什麼，這樣會有什麼得益呢？

結語

健康不單止要非常多人力，財政上的支出亦很龐大，今次總共用了六萬元左右，財政多是來自一些基金如李樹芬基金和公司的贊助，既然這次展覽用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它有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意義呢？或者這次展覽與其它社區團體所做的展覽沒有基本的分別，祇見得版面悅目一些？這些都留給那些曾經參與過或未參與過今年健康的同學思索吧！



電影籌影

一個新高峯

前言

電影籌款今年的成績可算出乎意料的好，籌得款項達十萬元，遠超所定目標的六萬元。是次成績美滿，主要是募捐方面反應最佳，亦因此醫學院同學獲得贈卷的優待。

比起其他常設委員會，電影籌款常委會的工作是較為單一的，每年的工作程序大致一樣，故此工作推行方面通常順利，值得檢討的地方不多。對工作上的一些回顧和感受，就最好留給常委會的負責人和其他工作人員作第一身的描述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推行電影籌款的絕大多數是八六同學，工作人員互相熟落，對工作上的默契是有一定幫助的。

現在列出最近三年電影籌款所得款項（除去支出的結餘），以質參考：

| | |
|-------|------------|
| 1980年 | 37,062.10元 |
| 1981年 | 46,349.10元 |
| 1982年 | 80,421.70元 |

電影籌款八二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一個我們期望了很久的日子。我們的醫學會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利舞台戲院舉行一年一度的電影籌款首映禮，放映影片 U-潛艇九十六。

在影片放映之前，我們邀請了是次活動的贊助人、醫生和有關的同學，出席了一個短短的鷄尾酒會，蒞臨的嘉賓相當踴躍，小小的場地被擠得滿滿的。

當我在致謝詞中宣佈我們已籌得超過十萬元的款項時，相信在场的貴賓和同學都會深感自豪。在籌備是次活動的初期，這個六位數字只是我們的夢想。然而，經過同學多個月來的努力和各位醫生的支持，我們的夢想終於變成事實了。

回說當天晚上，除了出席酒會的嘉賓外，也有很多同學到來觀看影片，可能是有票送的關係罷，把前座的座位都坐滿了，氣氛可謂非常熱鬧。

U-潛艇九十六雖然動作不多，但它卻傳遞了一定的訊息，同學間的反應也不錯；在真正上映時的口碑和賣座也有一定的水準。相信在籌款成績或選片方面，我們也總算有個交代了。

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經過多個月來努力的成果。早在二月初，我們便組成籌委會，開始和電影公司，戲院商等接洽，就算在第三個學期，當大部份同學已埋首圖書館之際，我們仍有同學要

FINANCIAL REPORT

INCOME

| | |
|---------------------------------|--------------|
| — Sales of tickets and donation | \$104,086.00 |
| — Advertisement | \$ 4,000.00 |
| | \$108,086.00 |

EXPENDITURE

| | |
|----------------------------------|--------------|
| Theatre rental | \$ 15,862.00 |
| Publication, Letters and tickets | \$ 4,703.30 |
| Decoration | \$ 1,214.80 |
|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 \$ 411.00 |
| Postage | \$ 750.00 |
| Refreshment | \$ 943.40 |
| Souvenir | \$ 813.40 |
| Transport | \$ 440.00 |
| Reunion | \$ 2,500.00 |
| Miscellaneous | \$ 25.90 |

T. \$ 27,664.30

BALANCE

\$ 80,421.70

Yan Wing Wa
Financial Secretary
Gala Premiere '82

為找贊助人、印戲票，印書簽等四出奔走。在暑期開始後，更要把為數四千多封的信件寄給各註冊醫生和學生家長，又要把招登廣告的信件寄給各大小商戶，又把香港、九龍、新界分為十二區，在九十多位同學的支持下，到醫生、醫院、各系講師和向一些熱心人士推銷戲票及籌募捐款。在首映禮前幾天，當我們親眼看到籌款數字已衝破十萬元時，我們知道各界人士和同學的努力，已把我們的夢想完成事實了。

之後的幾天，我們傾盡全力參予籌備首映禮的工作，包括裝橫額、台上裝飾，食物飲品等等，當然還有那些令當晚生色不少的精美潛艇模型。

這次的籌款活動，除了替醫學會帶來一筆可觀的經費外，更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使到一羣懷着一個共同目標的同學，在互相合作，互相砥礪下熟落團結起來。在十月二十一日之遊河慶功會中，一羣滿腔熱情的同學，無畏風雨，在海上引吭高歌的豪情，不是 Gala Premiere 帶給我們的另一個重大收穫嗎？

八二電影籌款委員會主席
陳念德

沮喪的一天

在七月某驕陽似火的一天，一個結着領帶，衣着整齊的青年，正在彌敦道一帶徘徊。他原來是一個醫學生，正在向一些西醫推銷醫學會電影籌款的問卷。

數日之前，當他接到他的「客仔」的名單時，便發現了在十八個西醫中，居然有十二位不是港大畢業的。那時他已明白到他的任務非常艱巨，但他希望憑着他三寸不爛之舌，和那些醫生週旋一下！他希望賣不出戲票，也可娛樂一下。

上午九時許，他進入了陳大夫的診所，他信心十足地背出了上頭教落的對白：「我是×××，是港大……唔該姑娘話俾醫生聽。」那護士有點驚奇地望了他一眼，便拿著他的卡片入了醫生的房間，不久她便出來，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醫生已寄了表回去了。」他感到有點失望，便離開了陳大夫的診所。

稍後他再在黃大夫的診所出現，他像錄音機般把那對白「播」出。這時診所內的病人都向他投以奇異的目光，可能他們在想：「噢，原來是醫生。」他既感到自豪，又有點尷尬。

這次護士問了醫生後，便先出來說：「醫生正在診症，請你等一等。」他只好坐下，欣賞一下這醫務所的陳設裝修，看一看人生百態。大約過了十分鐘，另一位護士便走出來，似笑非笑地說：「唔好意思，醫生話無興趣。」

「我可否見一見醫生，我只跟他幾分鐘。」他還想死纏爛打。

「對唔住！我唔醫生唔想見你的了。」那護士原來是太極高手，於是他又碰了一次釘。

他連續到了幾間診所，都受到相似的待遇，他開始感到沮喪，而且他的信

心有點動搖，「會不會是我說錯了話呢？」但他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繼續嘗試。

十二時許，在蘇大夫的診所內，已有不少病人輪候着，所以他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情。怎料這次蘇大夫竟肯見他，真使他受寵若驚。蘇大夫原來對電影籌款這事一無所知，經過他一番努力，蘇大夫終肯「慨捐」五十元，令他衷心感激。

他的「發市」，使他恢復了信心和希望，「黃河自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他這樣想。但很可惜，在整個下午，幸運之神都沒有再眷顧他，幸而他對失敗已逐漸感到麻木。至於那些門庭若市的醫生，他對於被拒絕接見並不覺得意外和失望。但有些護士的答覆，卻使他啼笑皆非。例如有位護士說：「醫生近來唔會見病人以外的人。」也有位護士說：「醫生正在休息，唔想見人。」這些妙語使他失望之餘，也有點覺得好笑。

其實，他的慘淡收場，主要原因是他的客仔多和不是他的師兄姊。他們對港大醫學會缺乏親切感，多不願意解囊相助。此外由於他較遲出馬，有幾位醫生已將捐款寄出。（所以奉勸來屆有意賣票的同學，一定要早去，以免走鵝。）當然他也可能缺乏幾分「力」，所以不受歡迎。

牙醫學院

前言

就記憶所及，牙科八五嘍慧芝同學曾在學苑發表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大學本部並沒有多少同學知道牙科的成立，仍「深信」着祇有七個院校而已。當然現在的情況已大為改善，已有較多人知道牙科的存在，但牙科學會在近期成立的事，就並不是太多人知道，就以筆者親身經驗，學生會其中一個幹事就對此混然不知，而個中細節更加不用提了。

雖然牙科的第一年在醫學院上堂，但這並不意味醫學生一定比大學本部的同學清楚，知道的人相信是一部份而已。為此筆者特地走訪牙科學會的會長陳世禍同學，希望此次訪問可幫助同學加深對牙科學會的認識。

成立經過

牙科學會在七月一號正式成立。為什麼要在七月呢？內裏原因很多，例如：配合牙科分離醫學院的時間、對新生建立一個形象。成立之前，籌備工作早在八一年已經開始，十月時，籌委會成立，而此時籌委會還是屬於醫學會評議會的，其成員大多是二年級，約二十人，由於成立一院會是非常艱巨，所以最先的工作就是收集各院會的資料和意見，為了對內部交代清楚，諮詢更多同學，開了三次 Mass Meetings，每次都

有五十人左右，反映出同學對自己院會的關注，而討論得最激烈的是憲章、評議會與及牙科一年班的會員資格等問題。在八二年三月，籌委會着手找幹事，由於籌委會的成員對院會認識較深，在十一個幹事中便有五個是籌委會的成員。

幹事會

從組織來看，與醫學會幹事會沒有多大的分別，唯一的不同祇是多了雜務秘書一職，他最主要的責任是出版牙科學會的刊物。但這一庄有其特別的地方，他們的任期祇有半年，即今年七月至十二月為止，而且院會剛剛成立，所以很難說能推出什麼東西給同學，主要的目標放在搞好各班關係、對外與各牙科組織和外國牙科學校保持聯絡，亦會提供一些保護牙齒的服務。陳同學感到最大的制肘便是時間非常之不足，他們上課時間很長，每天由早上八時半一直至下午五時半，而且上課是以小組形式，所以很難走堂搞活動，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在放學後或星期六。

他們課程編排得非常緊密，考試前又沒有假期，這是不是令到幹事會想推行一些認識社會事物時，會遇到困難呢？這緊密課程的背後意義又是什麼？是不是政府想利用最短的時間來訓練一班牙醫出來，而忽視了大學生活的另一面，相信這問題愈來愈嚴重，所以幹事會



成立課程檢討委員會，對這方面搜集資料，作深入研究，但任何的課程改動亦要在八五年後，那時第一班由香港訓練出來的牙醫正式投入社會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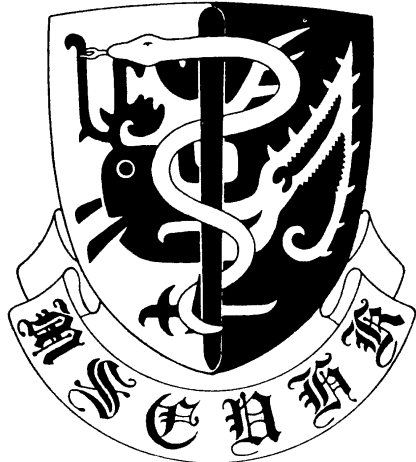
與大學本部關係 和牙科一年級 的會員資格

從地理環境而言，非職牙科醫院非常接近大學本部，牙科學生應比醫學生較多到大學本部，但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很多牙科學生甚少涉足大學本部，講到參加學生會活動的，似乎更少，當然不乏活躍於大學本部的同學，但總括來說，牙科生都是在醫院的時間多，這令人想起留在醫學院的牙科一年級，他們情況非常特殊，在牙醫學會內他們是會員（Full member），但在醫學會內的地位卻未肯定，可能成為 Affiliated member，（編者按，醫學會沒

有 Affiliated member 這類會員，而牙科一年班同學並不是醫學會會員）或者由新生自己決定。無論怎樣，他們對醫學會都沒法投入，所以有些提議，由兩院會舉辦一些聯合活動，使醫學生和牙醫學生加強接觸，增加投入感。提到投入感使人想起他們院會遠離上堂地點，那邊的師兄、師姊又不常見面，認識不深，試問又如何建立起他們對自己院會的歸屬感呢？可行的辦法是使多一些一年級的同學參與幹事會，作為一年級與幹事會的聯繫。

結語

由於牙醫學院第一年成立，以前沒有經驗積累下來，作為幹事會的成員好比開荒牛，向着四方八面找尋應走的方向，在這尋找過程中，必然遇到無數困難、挫折，而且沉重功課之下，主席陳同學仍本着盡力而為的精神服務牙醫學院的同學。



醫學院院會

需要有會徽嗎？

醫學院院會需要會有會徽嗎？當然需要，這不單是一種傳統，也是一種精神，表現着醫學的專門性和服務性，其中的原因大概要一番解釋了。

幾乎世界上每一個醫學會，無論是否附屬於其他組織，都有其獨立的會徽，各醫學會的會徽當然各有不同，但都不約而同地包含着一個特別的標誌；其實代表醫學界的標誌最少有兩個，一是一根直立的權杖，揚着一對翼，還有雙蛇盤旋在權杖上，各級團牛，一是簡簡單單的一根木棒，只有單蛇纏在上面。前者就是現時香港大學醫學會所採用的，名叫 Caduceus，是希臘神話中一個名叫 Mercury 的神的權杖，因為這個神是主管醫療的，所以他的權杖便成了醫學界的標誌

之一。後者是另一個名叫 Aesculapius 的聖人的象徽，耶穌基督接獲他主管世上一切有關醫療的事，有一天他遇見一個人，被毒蛇纏着，正在痛苦掙扎，Aesculapius 便隨手拿起一根木棒，想撥開那條蛇，卻被那毒蛇咬了一口。但他竟安然無恙，從此以後，單蛇纏棍便成了 Aesculapius 的象徽，也成為醫學界的標誌之一。

我們的幹事會於一二月間為選擇會徽亦舉辦了一個設計比賽，得勝同學陳龍威的作品便是會徽的初稿。他巧妙地把中文大學的校徽和 Aesculapian 的象徽結合在一起，卻能同時保持校徽裏鳳凰的英姿和突出 Aesculapian 的象徽。顏色方面，我們仍用金色，但比較為紅一點的紫色代替校徽裏原來的紫色，那是中大醫學院的院色，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染在我們的學士禮服上的，正是這色，在意義方面，這徽代表着我們是屬於中大的，我們尊重中大的理想和精，更表現着我們服務社會的意願。



萬事起頭難

「萬事起頭難」。若讓我們回顧一下醫學院的成立過程，便知此話當真不假。回想醫學院院會成立之初，真是一片荊棘，殊不容易。去年九月，六十位第一屆醫學院的同學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進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大門，由於是第一屆的關係，我們是沒有「師兄」輔導的，加上對各學科只是第一次的接觸，因此各同學莫不以學業為重，一切的事項盡可擱在次要的地位。而負責醫學院院會職務在同學心目中，實是一件既吃力而耗費時間的責任，所以當籌委會於十二月中

議出選舉程序時，全系九十多人甚至沒有組成一個內閣參選，最後終於在限期的最後一天由三位同學組成了唯一的一個內閣參選，各同學將選舉改為投信任與不信任票；在各同學的支持下，院會便通過信任票而得以成立。

其實自己真有能力當會長嗎？自己也不知道，只希望在各幹事的同心合力之下，盡量為同學服務便是了。由於課程編排緊密，我們可以利用的時間又不太多，院會在二月初始全力投入工作。最初的院會真是「手空空，無一物」，甚麼也沒有，甚至連一張辦公桌也沒有，各幹事開會也只得利用綜合實驗室。儘管如此，院會還是議出了今年度的工作大綱，院會各幹事一致認為是一個新成立的團體，其對內的工作比對外更為重要，事關院會一切工作還在摸索階段，等經驗累積豐富了，自會作出對社會有貢獻的建樹。在這個半度裡，我們院會的重點偏重於同學課餘間的活動和彼此認識，師生溝通等等。院會盡可安排多些文娛體育活動給各同學，如五月間舉行的院長盾，去年的會徽設計比賽，大食會等等，至於體育方面，院會將盡力鼓勵同學參與各學生會舉辦之活動。醫學院曾先後奪得游泳接力賽冠軍，陸運會團體季軍和精神獎，更在環校跑中奪得團體接力亞軍，由此足見各同學之運動潛能實是無可限量。

轉眼間又是新的學年，院會除了於開學前籌備了新生輔導營外，更將會舉辦救傷班和即將於十月舉行的醫學生節。醫學生節內容豐富，計有電影欣賞、文娛、體育活動、籃球友誼賽、茶會、展覽等等，實在不容錯過。這次醫學生節的成功與否，實有賴於各同學的參與和支持，同時，亦需要各院系同學們的鼓勵和意見，使我們這個「醫學生節」能成為醫學院每年一度的大型節目

□ 陸偉昌
（醫學院院會會長）

（節錄自「中大醫學生節」特刊）

遴選

八二

| | 申請人數 | 面試人數 | 取錄人數 |
|--|------|------|------|
| 高級程度會考考生 | 151 | 144 | 141 |
| GCE 考生 | 34 | 20 | 6 |
| 其他 (包括 Postgraduates, Overseas Students) | 114 | 17 | 3 |
| 總人數 | 299 | 181 | 150 |

以上是一九八二年度醫學院申請人數的統計，從這個統計裏，不難發現今年本地預科生 (A-Level students) 申請人數比以前減少約五十人之多，啓思記者特為此訪問了謝院長及一些八七同學，綜合了他們的意見：

一些新同學認為，部份成績較次的同學，受一九八一年度醫學院收生統計表和師兄師姐及老師的意見影響，而不敢投報醫學院。他們恐怕因此而損失進入大學的機會。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報考其他學院如建築學院比醫學院較有把握，因此造成部份有潛質成為醫學生的同學轉投其他學院。事實上，有許多預科同學企圖於截止報名日期後申請，入醫學院正好反映出很多學生的疑慮。

另外，去年投報醫學院的預科生達二〇二人，比平素徘徊在一八〇至一九〇人為多，落第人數增多，可能亦是使考生裹足不前的原因。

此外，有些成績好但應用英語科較差的同學，會對以英語進行的面試缺乏信心而轉投一些不用面試的學系。

有些同學，當考慮申請入大學的時候，會對大學教育的意義加以評估，將來的發展方向及時間的分配等作初步的考慮，鑑於醫學院課程長，需要五年時間，課程編排緊密，加上功課壓力沉重，令人透不過氣，需要把大部份時間用來讀書，減少其他課外活動，變成典型的書蟲，生活圈子愈來愈窄等都被列入考慮的範圍，增加對醫學院的恐懼，這個因素無疑是歷來存在的。

遴選過程

其實在遴選新生的時候，成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院方會以成績去挑選一批新生作面試，這就等於說，每名被邀請面試的同學都是合乎院方的要求基本條件，學業成績達到一定的水準，可以成為醫學生的。面試前，院方會按每個學生的成績給與一個分數 (成績較好便分數較高)，加上面試時評選團給予的分數，來決定該生的取錄與否。如此說

來，成績好的同學仍然於遴選政策內佔着有利的地位。就以今年為例，院方要求面試的同學最低要具有BCD (即新制二十七分)。實際上，面試和後來被取錄的同學中，最多也不過是二十五分而已。

從遴選八二看將來

一般來說，每年同學申請醫學院的人數都有所改變，就以今年為例，申請人數在每個成績等級上都有減少 (即由三分至二十七分各分的申請人數都減少)，整個成績分佈形勢趨向於一個正常分配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不過，今年投報人數偏低和往年投報人數偏高都是異常的，據謝院長透露，他希望在來年高等程度會考前讓四百多位預科生接受面試，好讓醫學院物色到那些有心入醫學院的同學。

每年除了高級程度會考考生投報外，還有其他學生以 GCE 成績投報的，以 Postgraduate 身份投報等，申請人數遠超一百五十名，可供院方挑選。由於高級程度會考考生通常獲得優先考慮，所以能夠提供給其他投報學生 (如 Postgraduates, Overseas students) 的學位實在很少，謝院長希望醫學院加位以後，取錄更多的其他學生，對醫學院有所裨益。

意大利 - 巴西、球迷騷亂

廿日大



這個暑假，醫學會內的大字報又出了亂子，各位文胆也在此刻提起筆桿子，加入戰團，一時間醫學院內大字報滿天飛。其中所牽涉的人和問題層層不斷擴大，由問題的癥結引伸到什麼「大仙風氣」、「社會上不良的發洩意識和行為」、「好醫生必須坦白，勇於改過」等等。甚至連醫學會幹事也被指失職、處事不當、處理大字報沒有原則等等……好一陣熱潮，好一個痛打落水狗的決心。但過了兩星期後，卻又突然沉寂了，你可知是什麼原因？

整件事的原由是在一場世界盃的賽事中，巴西足球隊被意大利隊打敗後，一羣熱愛巴西隊的高年級同學覺得不值，便聯名以「巴西足球隊永遠支持者」為署名，出了一張大字報，以舒洩他們的一肚悶氣。(內容參看註①)其後這張大字報不知何時，竟被人塗污了，其中有的支持巴西隊；有的卻大唱倒調，支持意大利好。在云云署名中，有一簽署「八五余嘉輝」的，寫着「堅決支持意大利」。

這位余嘉輝同學不出數天，也跟着

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投訴受到高年級同學匿名電話的騷擾。(內容參看註②)「巴西足球隊永遠支持者」連忙作出反應，表示幹事會有責任徹查該匿名電話及余同學塗污大字報等事，以正視聽，以維法紀云云。

在此，幹事會為了使同學更加了解大字報的作用和規則，也張貼了一些通告，提醒同學以下各點：

(一) 大字報的內容純粹是個人意見，同學如有不同意的地方，可另出大字報，不應塗污別人的大字報。

(二) 根據學生會大字報守則，大字報的內容不可

- (1) 人身攻擊
- (2) 涉及別人的私生活
- (3) 粗言穢語
- (4) 不符合事實，或誹謗他人

(三) 大家都是醫學院的同學，其中的誤會和糾紛，都應該能夠互相澄清、忍讓及諒解。

可是事情卻未能因此平息，跟着再有了兩張大字報要求幹事會追究塗污大字報的人，並要求那人作出道歉。幹事會

見事情越鬧越大，遂決定收回以前一系列的大字報，所持的理由是這些大字報有「人身攻擊」、「證據不足」之嫌和有誤導性。

這個行動立刻引起高年級同學尖銳的反應，他們的矛頭也隨而轉到幹事會的身上，指責幹事會偏袒余同學，違反了大字報守則等。幹事會乃嘗試和有關的高年級同學傾談，唯是當時商談的氣氛不甚融洽，幹事事後也覺得是被人嘲弄了一番。

就在事件發生後的兩星期，余同學也正式張貼了一張道歉的大字報，就塗污大字報一事，向全體醫學院同學致歉。(內容參看註③)事後的兩天內，還陸續有三張高年級的大字報提出。這樣的窮追猛打，一直由七月六日持續到七月廿一日，共糾纏了十六個晨昏，兩個星期有多，提出的大字報、通告等共十四份，這一場大字報上的「球迷騷亂」才得以告終，可能大家都混了十多天，都累了；也可能是清閒的暑假快要終結了，大家都要上課，又要開始忙碌了吧！那樣才是呢？天曉得！

註① 「聞 悲痛哀悼最偉大的巴西足球隊壯烈犧牲於卑鄙無恥意大利之不君子戰術下，為此堅決杯葛世界盃餘下賽事。」

巴西足球隊永遠支持者」

註② 「本人日前接獲一自稱為 Final year 師兄之電話，本人兩度詢問該師兄之姓名，該師兄不答，該師兄問及有關大字報被塗污一事，言語無禮，跡近審犯，又問及本人就讀之中學及於 Final year 有無同校之師兄，不知其居心何在。本人對此匿名電話甚表不滿，有關人等如不出力遏止，則匿名電話於 Medic 內流行之日將不遠。」

余嘉輝」

註③ 「現就本人於「巴西足球隊永遠支持者」之大字報上寫上「堅決支持意大利——余嘉輝八五」之行為向全體 Medic 同學致歉，更希望是次不幸事件早日平息。」

余嘉輝」

班際水運會

班際水運會

十月八日傍晚，體育中心泳池上洋溢着派歡樂景象。五班同學冒濕身之險，在池邊不停地為水中的健兒打氣，而水中精英，深會其意，奮力衝前。在同學的叫喊和掌聲中，有五項比賽被刷新紀錄，計有：

男子一百公尺胸泳——八五班的周志平同學創出一分二十秒一佳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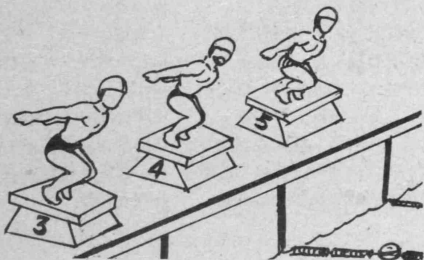
男子二百公尺胸泳——八四班同學許由做出三分四秒八的紀錄；

女子二十五公尺背泳——八四班謝道欣同學創廿一秒八；

女子五十公尺自由式賽事——八六班方榮生同學創十五秒八的紀錄。

在男子全場成績方面，八四班奪魁，八五得亞軍，八三班得季軍。至於女子全場成績，冠軍為八四班，亞軍為八五班，而八七班得季軍。

所以，八四班獲全場總冠軍，八五班得全場亞軍，而全場總季則由八三班奪得。



電影籌款

每年醫學會都為經費缺乏而頭痛，所以每年都有一次籌款活動。今年，醫學會仍沿用電影籌款的方式。經過一番籌備後，在七月中旬，九十多位熱心的同學四出向全港醫生募捐和售賣戲票。結果，同學為醫學會籌得十萬多元，減除支後，仍有八萬多元的進賬，這項紀錄充分顯示同學和醫生對醫學會的支持，我們希望這股推動醫學會的動力能永遠維持下去。

最後一場比賽，正好代表今次水運會的本質——友誼為一。這是一場邀請賽，參賽的有衛生、幹事會、啟思、杏雨和迎新委員會。哨子吹起，一些泳手跳入水時，懷疑有人「偷步」，於是站起不前，等待重賽，而一些泳手則不由分說，繼續前游；哨子未再吹起，但見場內燈光轉暗，原來借場時間已過，可能因此沒法重賽，同學亦體諒這點，終在熱鬧的氣氛中一哄而散。

另外，院際水運會亦將在日內舉行，這次班際水運會正好作為一個熱身賽。

八三班會

八三的班會早在去年十月被選出，吳民豪、梁潤森和阮華芬被選為班會主席兼班代表，他們肩負聯絡各組組長、向院方和醫學會反映同學的意見和提出諮詢等責任，由於同學已按科分組，所以組長在聯絡和代表組內同學方面，亦擔任很重要的角色。

八四班會

八四班在開學一個月後（即八月中）選出班會，以吳國強和姚家聰為班會主席兼班代表。八四班會將努力為同學謀取福利和向院方及醫學會表達同學意見等。不過，隨著功課的繁重，班會能為同學安排的文康活動亦少了。

八七班會

在十月五日的投票中，徐及人、伍煥英、張嘉恩閣，在無對手的情況下，以九十五張信任票，順利選出。其他班會成員，亦在十月十二日，先後覓得。新同學對班會的熱心，早在迎新營中組織班會籌委會時見到，但望他們能繼續保持這份熱誠。

據班會主席兼班代表徐及人同學表示，他將致力聯絡這班剛走在一起的新同學，促進班和院方間的溝通，並打算和高班同學舉行班際友誼球賽。所以我們可期望醫學院將有一番新氣象。

八五班會

團結八五、發揮互助精神
服務同學、致力福體康文

今年八五的班會有兩大特點

- (一) 設有班會主席兩個負責班內事宜及運作。
又設有班代表二人負起對外的事務。
- (二) 和以往兩年不同，今年班會特別注重加強同學間的知識交流及提高學習氣氛。

八六班會

八六班會競選，一度引起熱烈的氣氛。

開學不久，便有兩個候選內閣出來競選，並不時向同學介紹自己的政綱。後來，兩閣候選人為免給同學一個「分裂」的錯覺，終於合而為一。然而，經過熱烈的競選活動，雙方都洞悉對方的弱點，於是各補長短，重訂政綱，以「懷着滿腔熱誠，團結八六，加深彼此瞭解，關心社會，認識專業道德，培養討論氣氛，為同學獻盡所能。」

為口號，並終得到大部份同學的支持，在十月十五日順利選出。而其他班會成員亦在一星期後覓得，我們謹望入選者能貫徹始終，竭力為同學服務。

勞工問題專探

早在二月的時候，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起這項專題探討，旨在加強各院系同學間的聯絡和思想交流，讓同學思想將來面對勞工階層時應擔任的角色，更希望喚起各界人士關注勞工問題。學生會邀請各院會參加。最後有工程、建築、法律和醫學四個學會報名。這次可說是大型院際思想交流活動的先驅。由二月至十月間，各院系的同學在會議、訪問、問答比賽和研討會中交換意見，最後大家分工準備展覽，以專業眼光搜集有關資料，使勞工問題能得到多方面的探討。

在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假方樹泉文娛中心舉行的展覽裏，我們可見到工人的就業背景（包括工業多元化、工業教育），工人於工作遇到的問題（包括工作環境與工人的關係、工作安全問題及職業病）和勞工法例中的遣散及罷工法案幾方面。我們醫學會的同學負責職業病這個環節，介紹職業病在香港的普遍情況，職業病的賠償，有關九個行業的職業病（包括的行業有紡織、製衣、電子、電鍍、印刷、造船修船、塑膠、地盤地鐵和漂染）並提出改善的方法。參加的同學實受惠不淺。

這個展覽亦在十一月四日至八日假荃灣大會堂展覽，好讓很多各界人士參觀。另外在十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在紅磚梯有研討會，分別討論「工人權利」和「勞資雙方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的問題。

我們希望這些院際思想交流活動能持續下去。

社康護理服務問卷調查

暑假間，醫學會得到觀塘聯合醫院社康護理部的合作，舉辦了這項問卷調查。其目的在於研究病人及其家人對社康服務的評價及其接受程度，好為將來政府要發展社康服務時提供參考。

此項問卷調查，對象為發展社康護理服務最早和最好的觀塘區（包括由坪石郵至鯉魚門一帶）。至於其他地區，則希望在訪問社康護理人員時，知悉他們所遇到的難題。

問卷調查方面，由於部份問卷未能在八月尾完成，故在十月繼續。在是次調查中，發出的問卷總數為二百五十九份，包括婦產科（72份）、兒科（48份）、內科（32）、外科（45份），及老人科（62份）。調查結果可望在十二月底前公佈。



歐美旅遊自助餐

三五知己、結伴同遊、自由自在、樂在行中

「旅遊自助餐」是一個全新概念，使旅行者熟識一切需要安排的事項，而按照自己的興趣及經濟能力自編行程，自選旅遊項目。時間可以靈活調動而價錢則豐儉由人。

學聯 旅遊部
Hong Kong Student Travel Bureau

SEE EUROPE BY TRAIN WITH RAILP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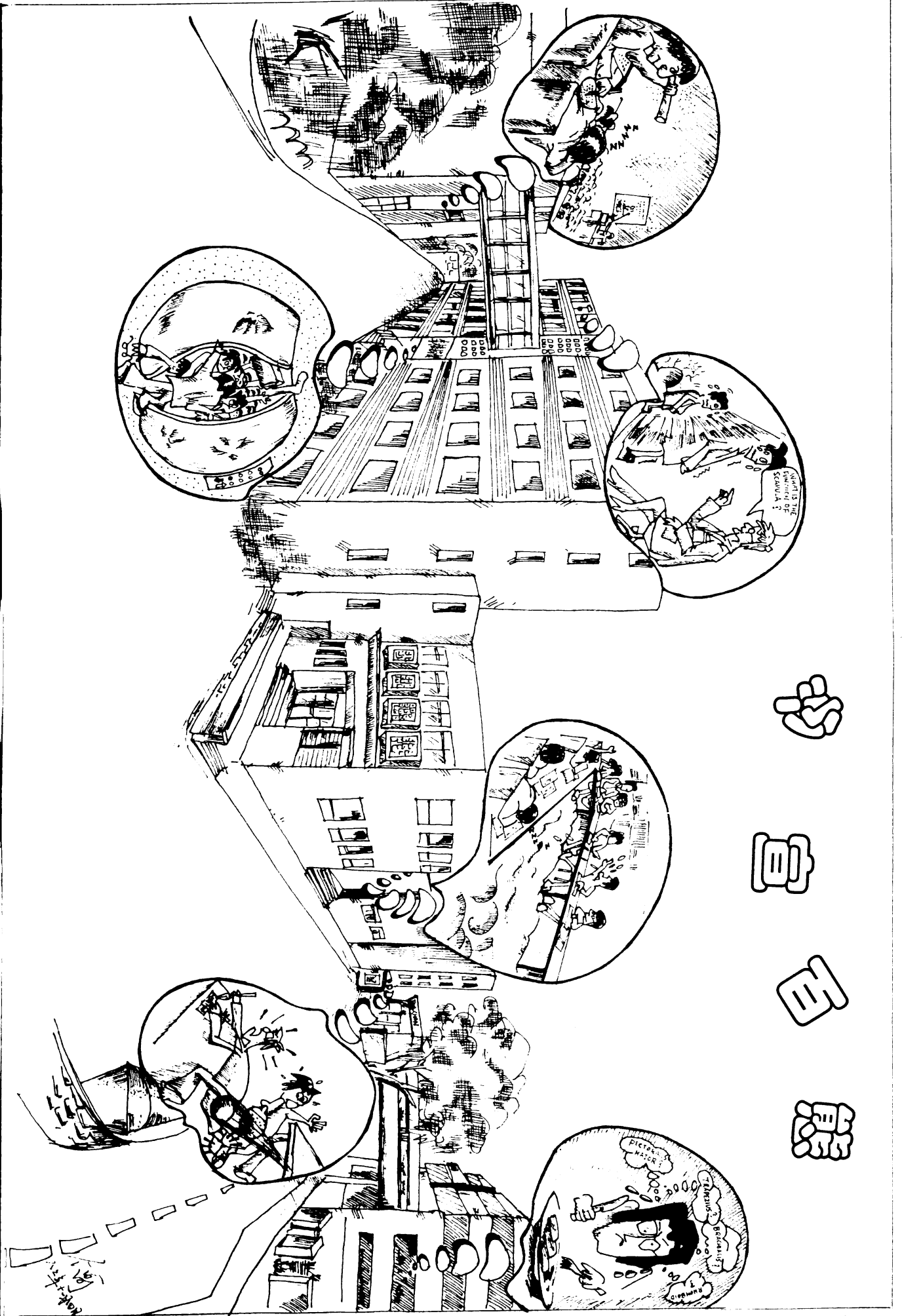
July 假期旅行計劃

選擇：1. 歐洲火車通遊証
2. Top Deck Travel
3. 歐星巴士旅行團
4. 美加豪華巴士豪華車
5. 美加住宿券

基本項目：1. 倫敦交通套票
2. 英倫海峽汽船
3. 旅行保險
4. 倫敦住宿

香港(7晚) — 倫敦
巴黎(3晚) — 馬尼拉
Barcelona (1晚) — 馬尼拉
蘇黎世(2晚) — 馬尼拉
慕尼黑(2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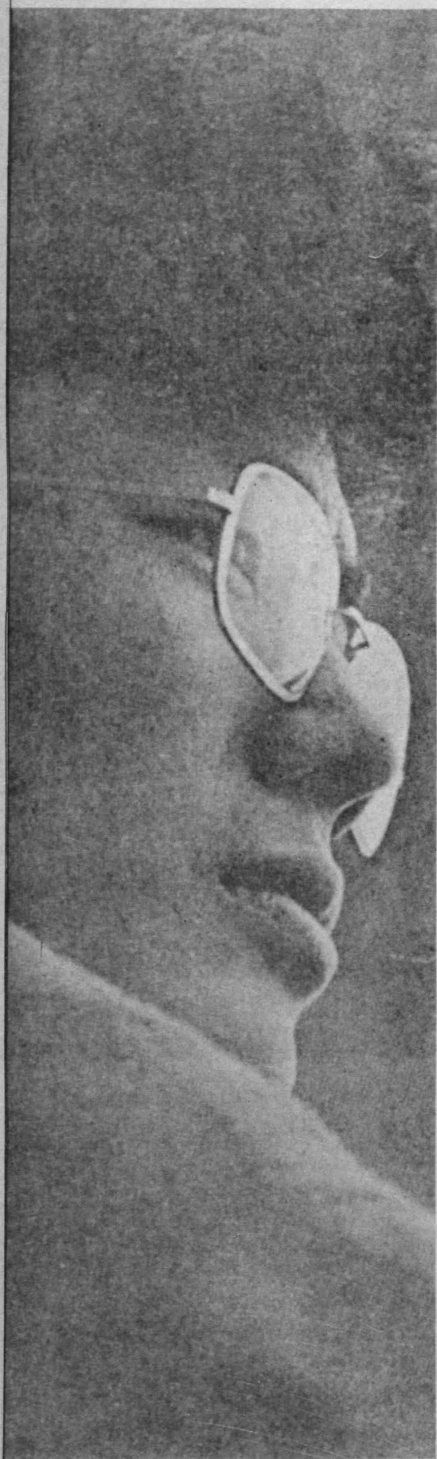
• 香港德輔道中130-132號大生銀行大廈九樓(國際大廈對面) 電話：5-414841
• 九龍星光行1020室 電話：3-694847, 3-7213269



心
宣
自
誌

七弟，您好！

麒



兩個多月的時間有沒有令你習慣這個陌生的環境呢？還記得在北潭涌的迎新營嗎？四日三夜的節目相信也把你們弄得疲憊不堪了。你們還記得迎新營「做個好醫生」的主題嗎？雖然由於節目的安排：剩下來給大家去傾談討論的時間不多，但我仍然高興地見到你們在每晚談話中能主動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及體驗。

迎新祇是一個開始，四日三夜比較起五年的醫學教育，以及我們一生作為一個醫者的過程，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我不會寄望在短短的迎新營中，可以給你學到一個好醫生所需具備的一切，因為我也正在摸索的過程，作為一個兄長，我所知的並不比你們多，我們也沒有能力給你一些啓示，我們做到的，祇是與大家分享我們在這一年、二年或幾年間所得到的體驗。

從你決定進入醫學院那一刻起，你已經進入了人生裏一個新的里程。由那時開始，你要面對的不僅是五年大學生活，也不僅是五個考試及無數測驗，而是你一生的路程，因此，我希望你們開始認真去思索，計劃及準備好你的將來，至少怎樣去面對這五年的大學生活。

有人說過：「作為一個醫生的過程是一個苦行僧的過程，是一個勞瘁的長程。」

但我們都甘心去行這長程，但這長程並不祇是一條苦行僧的路，而且是一個充滿朝氣、創造力及勇氣的年輕人願意去走的路。在迎新營內的你，令我覺得你們就是那羣有能力去行這條路的旅客。

我們面前的五年大學生活，就是這條路的開始，對你來說，這是最重要、最珍貴的一段時間。在五年內我們能學到一個醫生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從一無所知到成為一個醫生，我們學懂怎樣去檢查、斷症和開藥，學懂怎樣去用手術刀。嚴謹的醫學教育，令我們在技藝上絕對勝任一個醫生，但對於如何去做好一個醫生，那祇能靠你個人的鍛煉、學習和體驗。

從進入大學開始，你已被看成為一個成人。因此，沒有人會教你怎樣去做一個醫生，你需要獨自去摸索。我們的教育制度，祇會教我們去接受和記誦書本上所說的一切，而並不鼓勵獨立思考。我們是習慣了被牽着鼻子走的一羣。但是，你今天已是一個成人，一個大學生。你需要有獨立思考。你要主動去面對問題，發掘問題和思考，繼而去找尋答案。這樣對你來說可能不易為，但你總得要盡力去嘗試，因

為到最後你是需要獨力去面對各種問題。你要心智上成為一個成人，一個有能力面對困難的成人。在這五年內，我希望你能把握機會，讓自己去接受新的事物及衝激，不要把自己鎖在象牙塔內，唯有經過赤熱的爐火及搥打，鐵才能成為金鋼。

大學並不是一個點石成金的地方，但至少它能賦與你機會去發掘自己。在中學裏你可能是一個活躍份子，進入了大學，我希望你仍然可以拿出時間積極地參與大學的活動，參與活動雖然並不是令你發展潛能的唯一方法，但它是一條令你學習、成長、及創造的途徑，祇要你肯付出，我相信你會得到你應得到的。

今年迎新中，有一點令我失望的，就是你不肯主動去認識其他同學，七弟，你不要把自己關在窄小的圈子內，你要主動地去接觸其他人，學懂如何與人相處，特別是學懂與將在和你一起工作，共進退的人相處不是一件簡單或不重要的事，當然，這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希望你能抱着坦誠、開放、容納他人的態度繼續去認識其他同學。

五年，並不是一段短的時間，但如果你不好好掌握它，五年光陰轉瞬即逝，由現在開始，你要去建立你人生目標。我不能堅持每個大學生都應有崇高的理想，但至少我們也應有一個目標，一套做人的原則。

這個社會所缺乏的不單止是醫生，它缺乏的是有見地、有勇氣的人，我們除了扮演一個醫生的角色外，我們還是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已經得到了社會給我們的優待，我們有機會享有進入大學的權利，但對社會我們真正貢獻有幾多？我們甚至不知到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又惶論去貢獻社會。對於我們將會投身的醫療界，我們所知又有幾多？關心社會，關心醫療問題，我們責無旁貸。

理想，目標、醫療、社會、國家、民族，這些都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你要做一個有勇氣的年輕人，一份肯去建立理想的勇氣，一份肯去追求，探索的勇氣，一份付諸實行的勇氣。

我並沒有能力去幫助你們，實際上我也是正在開始。但我誠心地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去追尋、探索、實踐。

從今天起

五哥
麒

匈牙利 — 浪漫的布達佩斯

一個悠閒的黃昏，我獨個兒在布達佩斯的大街上遊蕩。旁邊是著名的多瑙河。

這裏的黃昏比香港來得寧靜和寫意。除了那急促的流水聲外，你不難聽到對岸的搖擺音樂。這是匈牙利新一代的喜好，亦是歐洲的一個普遍浪潮。

匈牙利人對物質生活非常注重，他們花上了大部份的時間在發掘財源。但他們對本身的文化生活亦相當注重。出名的演奏經常都可以遇上。我也曾在這裏欣賞過當地很有代表性的匈牙利狂想曲。

匈牙利人的性觀念比一般東歐國家較為開放，每一個晚上，你可以見到不少的痴男愛女聚在一起，然而，這裏的離婚率卻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河的兩旁，偶然也可以遇上一、兩批嬉皮士，他們過着獨立的生活，認為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都跟他們不同。我跟一、二個打扮奇異的青年互相傾談過，發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理想。（有些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跟我談得興起，把手中的一支烟交給我。我知道那是大麻，對人的影响不算太大，便吸了一、兩口。就由於這個經驗，使我了解到為什麼這麼多的年青人都喜歡吸食大麻。

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的名人和浪子。我在匈牙利便遇到一羣簡樸生活的吉卜賽人。他們是這裏的最低下層，受教育程度少而且給人的印象是垢穢和沒有文化。走到這些人的住處，便好像走到一些香港的木屋區。一窩蜂的孩子會向你擠來，但不要誤會，他們永不會當你們是大明星，反而，他們卻是伸手到你的口袋去討錢。吉卜賽人，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社會的悲劇，然而，他們的存在又可以觸發到多少個有心人呢？

匈牙利還有另外一羣浪子，他們便是一些最近從波蘭出來的波蘭人或工會成員。在一些孤靜的公園裏，你可能會遇上一兩個像這樣的流浪者。他們對波蘭非常關心，可是又感到失望，在絕望之餘，或是為了擺脫在波蘭困苦的環境，他們便選擇了離開波蘭。這些人我在瑞士亦遇到過。

在匈牙利（或者說是整個東歐的普遍現象），多數的年青人都崇拜李小龍，他的作品亦不時在電影院中播放。其實，他們對功夫的狂熱亦不減很多香港人，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多少是拜李小龍所賜！所以，下次有機會到歐洲旅行，記住要學點中國功夫，你定會認識不少朋友呢！



TO MY LITTLE FRIEND IN POLAND

Dear Mrowczynski,
You know how glad I was when I met you, with a
sweet smile on your face
Smiles which I could not find on any adult Pole

Don't be angry with the interpreter who refused to
help us to better our conversation
Words are not the only way of communication
Many are deceiving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officials

You should be very happy to live in such a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 Poland
For you yet not understand the sorrow of the old
Pole who have experienced so many changes within
their life time in the same piece of beautiful land
— Poland

You are lucky to be born in the family of a Party
member
For the many privileges you are entitled to except the
freedom of going to church

Your family is a blessed one
For you don't know the fears wives of miners and
dockers who may be taken away or just simply
disappear according to some special law

Your father is lucky
For he does not need to strike for a better living

Your mother is lucky
For she can buy in a special shop
You don't know how the legs of housewives ache
every day when they have to spend half of their time
in different queues

You are lucky to be too young to comprehend
society in your country — Poland
You don't know about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young
Pole in the future ahead

You are lucky to have so many little friends who play
with you
You don't know the loneliness of the grown-ups who
are afraid to talk even with their own friends

I wish you could read this letter though I have no
way to post it
Even though it may not reach you I would not
stop writing
For there are so many facts about your beloved
country — Poland
That you ought to realize
in order that you can become real Pole

— a romantic but many times sad nation
— a friendly, happy and open people until only
two year ago

One last thing I must tell you is that you are not a
real Pole at the present moment except your sweet
smiling face.

Yours, Lody



WITH THE COMPLIMENT

OF

THE H.K. MEDICAL ASSOCIATION

給那未來的醫生

牢騷

記得那天當你成為一個醫生，你有的應該是愛心和耐心。你不會去問收獲，亦不會抱怨你的病人，也許，只有這樣，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醫生。

記得那一天，當你的名字傳遍鄉里，你要的不是榮華富貴，而是那顆熾熱的，真誠的心。你不是要向你的朋友索取更多，而是給與……

記得那一天你的影響已經深入人心，你要記得你還是一個中國人，你要醫的，不單只是那門外的傷寒、那小孩的麻疹……還有是整個中國的癰疽。

記得那一天當你能拋開一切，全心全意地拯救你的朋友時，你要記着世界的每一角落，還有更多隱藏的疾苦。……

那未來的醫生，但願你能夠惦念這世間的羸疾，肩負起這民族和世界的担子吧！

八二年六月七日七時十三分

絲綢之路漫記

郭昶熹

「作者按：『絲綢之路漫記』是中國新華出版社出版有關絲綢之路的一本遊記，作者有記者、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以生動活潑的手法介紹整條絲綢之路，同學們如有興趣到這條路線旅遊，此書乃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本文雖名為絲綢之路漫記，卻並不是介紹這本書的，亦不是着重介紹絲綢之路的風光。」

本文作者曾於今年八月與兩位同學一起到絲綢之路，看到不少有趣的事物，希望能將一些經驗與大家一起分享。」

到絲綢之路的念頭，是今年大考前看到「中國旅遊」畫報所引起的。看過了蘇杭山水如畫的風景，到西北領略一下黃沙萬里的風情倒是不錯，於是便着手找尋資料，但在香港所能找到的實在有限，除了中旅社的旅遊時間表外，所倚靠的便是「中國旅遊」，豈知「中國旅遊」所提供的資料，有部份是不正確的，如不是出發前碰到剛回來的同學，倒會損失不少。

為了不使讀者混淆，我首先簡要地敘述我們的行程。我們從香港到廣州，然後到鄭州，再到蘭州，然後經酒泉、敦煌，到新疆的吐魯蕃、烏魯木齊。旅程到此完結，我們跟着原路返港。

（註：從鄭州到蘭州，途中經洛陽、華山、西安等旅遊重點，因作者於去會到過這些地方，所以今年便不停下來遊玩。）

絲綢之路亦不是以烏魯木齊為終點，還有天山以南的一大段路程，西到喀什，再致伊朗，阿富汗，印度，地中海等地，但因時間關係及中國當局限制旅客到南疆等地，故未有機會看清楚新疆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實屬可惜。）

要到中國大陸旅遊的人，相信不會不知中國旅行社是什麼，它代買直通火車票，聯運票等。我們本打算托中旅社代辦從廣州到鄭州的聯運票，以為付出一手手續費便是。豈知中旅社手續費昂貴的程度，令人嚇驚，一張港幣九十二元左右的火車票，竟要收一百九十九元，更不要提它只代買一班火車的車票及不輕易買到硬臥票。氣上心頭，於是聯絡廣州的一位親戚，託他代買車票，省回不少金錢，免得未見官先打八十板。

有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持有本

八一年十月出版全國鐵路時間表，計準一切行程，以為萬無一失，豈知原來因為中國也推行鐵路電氣化，於八二年二月再出一本修訂本，幸好所相差的只一至二小時，而到中國後又得知鐵路時間有所修訂，才不致誤了班次。

鄭州是一個重要交通交匯處，連接東西南北的鐵路。但這個城市的聲譽似乎不大好，有人說它骯髒，像個乞丐總匯，但是否這樣就見人見智了。火車站前的擁擠了不少等着回鄉的農民及其他人等，他們不像一般旅客及出差公幹的人，他們並不能付對他們來說是昂貴的房租，他們更可能沒有入住旅店所需要的介紹文件，他們只能在火車站外流連，臥在地上，排隊等候上慢車或在候車室等快車、有時一些奇裝異服的港客便成為他們消磨時間的對象，只要有數人觀看港客或外國遊客或與他們交談，很快便會招來十多二十人的圍觀。所以有些香港人是頗不習慣的，說是在動物園被人圍觀一樣。這樣的情形在剛開發成旅遊點的西北線是會經常發生的，見怪不怪。

鄭州並沒有什麼旅遊點，值得一提的只是少林寺。少林寺成為旅遊點亦是在「少林寺」這部電影映之後。這部電影在各國放映，受到各地人民的歡迎，李連杰更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少林拳譜，介紹少林寺，少林拳的雜誌更是多得很。

五元人民幣的車費可帶你到少林寺，但它並不能帶給你喜悅。少林寺所剩下的，是一堆爛瓦、破磚、地基。乾隆火燒少林寺是家人皆知，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它民國時再受嚴重破壞，十年動盪更不用說。現在所存的只是一個塔林（據說是全國最大的）。為了滿足遊客的需求，一座新的少林寺正在興建中，但它的歷史意義又怎能與原來的比較呢！

離開鄭州，我們直達蘭州，並沒有在洛陽，華山，西安等停留。但我勸你，如果你並未到過這些地方，你一定要來看看。洛陽的龍門石窟，華山的巍峨山勢，西安的秦始皇兵馬俑，電視雜誌的介紹終不可以代替自己的眼睛。你會讚嘆它的偉大，它會令你驚喜，亦會令你悲憤，千百年來，風雨所不能做到的破壞，竟然因為盲目的個人崇拜，給人愚蠢地破壞得面目全非。因為政府的衰

弱無能、國寶一件一件地被人偷到外國，例如唐太宗的昭陵六駿石刻，就有四駿在美國的波士頓博物館，還作公開的展覽。而留在中國的兩駿，就給打壞。多麼令人痛心。一位同學說得好，除非拿原子彈向着白宮，否則要他們歸還，不過是發夢罷。

你還記得去年抵着黃河泛濫洪峯的劉家峽水庫嗎？它在蘭州。到了蘭州而不去劉家峽一遊豈不可惜。其實我們確是洪運當頭，要到劉家峽就要包一輪汽車及一輪船，包車要八十多塊，包船要三百塊人民幣，還要看黃河之水位是否夠高供船停泊在炳靈寺（一個建在懸崖的石窟羣）。我們剛遇上一班港客及外國留中國學生及教師，及一羣到蘭州過夏令營的小學生，我們才可以到劉家峽及炳靈寺而只是付出很少的費用。炳靈寺正在修理中，可以看的不多，最值得看是到炳靈寺前劉家峽兩岸的山勢，形態各有不同，有些如竹筍豎起來，有些如數隻手指，又些如石屏風，對着黃灰色的怪石，赤條條的山脊，加上一片片的黍田及一條黃河，聽那山羊的叫聲，牧民的歌聲頑童的玩耍使我這住在石屎森林的人，禁不住要靜靜地坐下來欣賞個飽。非林亦謀殺了不少。還有，爬上軟泥的小山，路過那乾了但又微濕的河床，到大佛前拍照，這種經驗只能在此才能找到。

我們走時見到一羣日本遊客也踏着軟泥，他們穿着整潔，看見他們被軟泥弄污，心中頓感快樂，那時並未有篡改歷史事件，而我亦不是有虐待人的喜好，但當你看到中國每處都是對待日本人和外國遊客為頭等人，香港人為頭等人，而本國人民為三等時，我向你保證，你一定有這樣念頭。但日本人有一樣確值得香港人學習，日本人的禮貌，秩序，非香港人所能比擬，香港人的放蕩（這字絕不過份），確令國內人嫌惡。

在蘭州最難忘的，不是它的風光，而是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及教師。在整個旅途中，我將這些外國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態度溫文有禮的，他們多是在中國教書的，他們能操流利的普通話，對內地人非常有禮貌，他們亦喜歡和內地人交談。這些人我非常敬重。另一種我稱他們「人渣」。他們是留學生，可

能是中國政府大放縱他們，他們自視為高人一等，對中國人全不尊敬，讓我來舉兩個例罷。

從炳靈寺上船回去，我們與那些日本人及外國遊客一起，那些是由中旅社安排的，收費較昂貴，當然他們的服務會好些，有午餐西瓜汽水等。有一留學生拿了人家的一個西瓜，當中旅社職員向他們要回時，他們不獨不想歸回人西瓜，還粗言相向（用英語說 Fuck off），我當時真想上去揍他一頓。

在途中，那些留學生在小賣部買了一些餅乾汽水等，不一會，那位售貨員來找他們，說是找多了零錢給他們，並計算給他們聽。我見他取出零錢，以為要將錢歸還，豈知他竟將錢拋向那售貨員，還作嬉皮笑臉狀。氣得那位女同志錢也不拿就調頭走，當時情形，簡直令人懷疑中國人現在是否能平等地生存在「中國人的領土」上，難道「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恥辱還存在嗎？

不錯，外國人不是只有這兩種，中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生活在中國，只是我看不到而已。

到了酒泉，我們參觀了嘉峪關（萬里長城最後的一個關口），氣勢確是不凡，外面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沙漠，遠望白雪蓋頂的祈山。令人自然想起萬里長城，工程的偉大。據說當初建關城時，工匠們不僅提出了布局精巧，結構堅固的設計方案，還精確算出用料，施工完後，只剩下了一塊磚，這些工匠的名字雖然沒有留下來，但那塊磚被後人放在重關的小樓上供人參參觀。

這裏天氣炎熱（三十六度），下午十二時至三時，工人都回家休息，到三時才上班。但三時多我們到夜光杯廠參觀，只見機器不見人，中國四個現代化的依期實現與否，還要等着瞧呢！

值得一提的是酒泉賓館服務員態度的友善，是我在兩次旅遊中遇到最好的，五元的房租，真是物超所值。可能這賓館是新開的，服務員還未養成傲慢的態度，但願他們能保持美好的一面，為中國旅遊的外匯收入盡一分力量。

離開酒泉，乘了八小時的長途汽車，經過了人烟稀少的戈壁，我們向着敦煌進發，一個令人過往的中國文化藝術寶藏。

（待續）

感懷篇

黃國輝 (八七)

「哇！終於捱完這個 'A' Level 了！」我輕步走出試場，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太陽好像特別耀眼和燦爛。遠處的幾朵白雲，懶洋洋地躺在天邊，十足一張張柔軟的床，啊，床！想起它我的眼皮又變得沉重起來。我已廿四小時未嘗躺在床上的滋味了，還是趕快回家睡一睡吧！

接着的幾天，生活過得很寫意，打波啦、游水啦……都接踵而來，使我筋疲力竭，也無暇記起那惱人的 'A' Level 了，但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人間亦無永不結束的玩意。有一天，我撥了數個電話，仍找不到玩伴，只得一個人乖乖的呆在家裏。

無所事事的，我正在納悶，猛然目光掃到書桌上的幾張紙，熟悉的英文字映入眼簾：「噢，它們不就是今年 'A' Level 的試卷嗎？我逐一拿起細看。啊！原來這一條题目的真正意思是這樣的。什麼？那一條題目竟有乾坤……。哎，它的答案竟是這樣……一股寒意從心中升起，傳到手上，變成一陣陣的顫。我立時放下手中的紙張，但腦子已被一種可怕的猜想所佔據。為什麼會是這樣？廿四小時的「衝刺」是真的白費了？今次的 'A' Level，難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但仍按不下那如鹿撞般的心緒。趕忙扭開收音機，強勁的「士高」音樂雖淹沒了耳朵，但心中仍思潮洶湧，久久未能平靜。當晚，我躺在床上而全無睡意：「A' Level……香港大學……「光頭」……重讀……「A' Level……」縈繞在腦中總是驅去不散。一骨碌爬起床，揭了揭日曆。哇！還有這麼久才到放榜的時候，無奈地搖搖頭，苦笑一聲：「來日方長。」

第二天的大清早，我獨個兒跑到公

園散心。太陽還在東方掛着，可是已無昔日的燦爛。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只覺有股悶氣正在體內左衝右突。我張大嘴巴，把那悶氣化為大大的叫喊聲「嘩——」，果然舒服多了，我索性引吭高歌，一首平日最愛唱的歌衝口而出，歌詞從腦海流過之際，豪氣亦漸趕走內裏的煩悶。往昔的廣闊的胸襟慢慢又回來了。眼前豁然開朗，頓覺昨天的自己竟是那麼可笑，那麼目光如豆。想想這方在暴政中掙扎的難民，想想在中學會考失敗了的同學，我不是很幸運嗎？哈！「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詩強作愁」，若還再向上天祈求什麼，那真是貪得無厭了，况且，害怕、恐懼能改變已成定局的事實嗎？

盼望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在課堂中，一張張既興奮、又緊張的臉孔聚在一起。談笑的聲音充滿着整個課室，但仍掩蓋不了我的心跳聲。老師大踏步的走了進來，四周立時鴉雀無聲。當我走出去，從老師手中接過成績單時，只見六十多道涼颯颯的目光向我身上射來，使得我有如處身冰牢之中，遍體生寒。拖着那已不堪受控制的雙腿返回自己坐位之際，同學們都探頭來問：「怎麼啦？」「幾 A？」……深深的吸了口氣，心中緊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話，慢慢攤開手中的成績單……

一番滋味湧上心頭，只覺得眼眶中有種濕潤的感覺，全身都充滿了興奮、活力。我真想擁抱着每一個人，高聲告訴他：

「我考到了！真的，我考到了！」
在香港大學的象牙塔向下眺望，首先收入眼底的是母校的風光，心情之輕鬆、愉快，不只是为了能一償多年的心願，更因為我已掌握了渡過難關的方法。

信

葉錦鴻 (八七)

俊的眼淚奪眶而出，他問自己：「我是誰？我有些甚麼？」俊雖然凝視着成績單，但腦海裏卻是一片空白。

晚風帶來涼意，俊才猛然發覺已是夜闌人靜；繁星點點，只聽到俊輕輕的歎息。豈不是在今天早上他接過一次又一次的恭賀，艷羨的目光往他身上打量麼？不錯，他的成績的確不錯，要進入其他院系，倒沒有大困難，但要選擇醫科，卻沒有多大的把握。俊所以流淚，正因為他覺得需要忠於自己的「承諾」，而他卻又實在不願意附上這樣大的「賭注」。

兩年前，俊決定要選醫科，他知道自己感性很強，容易對病人流露關懷和愛心；同時他亦認識自己的弱點，他缺乏自信，而性格亦比較軟弱。但當初立志的時候，他相信他能夠克服自己、改變自己。他還笑着對自己說：「這正好證明我有自信啊！」

只是當他開始預科生活時，他感覺到自己的有限。功課令他喘不過氣來，使他懷疑自己的能力；思想的衝擊，奪去了他僅有的一點的信心；而選上這學科，以至踏上醫生這行所需要的「犧牲」就更令他裹足不前。因為他知道醫學生只能享受打了「折扣」的大學生活，而他又實在不願意接受「膚淺」的判語；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自己性格和能力

的懷疑，種種的矛盾為俊帶來了迷惘，亦令他失去方向。直到考試的陰影剝奪去人一切尊嚴時，俊又變得拼命地讀書，可以說，他無理想可追隨；而在他心靈的深處，只希望能夠為自己創造奇蹟。

在漫長的暑假裏，俊有機會誠實地面對自己。安靜，的確是人類生命的祝福。當他深刻地反省時，他再一次確定了他的目標，亦認定「犧牲」的價值。

打開成績單，第一個感覺並不是高興，而是不配，他奇怪生命的主宰為何要這樣恩待他。只是，心靈的掙扎亦同時取代了原有的平靜，他已經得比預期還要好的成績，問題只在於他願否再走一步，冒一個險。

在芸芸的香港學生，預科生，華大學生，準醫學生中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擺在他面前的景象卻給予他無比的信念支持。這景象並不是豐裕的生活，亦不別人的尊崇，而是一顆憐憫心腸的果效。

也許將來會發覺不適合，但至少直至現在，俊知道這是要走的路，於是他毅然地決定，「冒」成績，性格和能力的險，去實踐他的理想。

其實後能作出這樣決定，正好證明他已「克服」了自己，問題在於他的成績，也許應該說，在於掌管人一生的主宰。

大學堂宿舍電影籌款

「再生人」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大學堂宿舍開放日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2:00pm 至 6:00pm

憶·電影籌款·友情

行空

我和益華傾談竟夜，窗外的濛濛細雨還沒停，遠方的鯉魚門海峽已呈一片白茫，從益華太古城中靜看城市從沉睡中醒來，別有一番情愫，昨天為「電影籌款」慶功而設的遊河，把我帶來這裏，不祇這樣，「電影籌款」還孕育了我和益華的一段友誼。

* * *

是的，半年前的事還深印在我的腦海。還記得考完第二次期考後，德少忙於在班上訪尋有意擔任籌委的同學，我和益華不但對籌辦「電影籌款」感到興趣，而且不約而同地被節目秘書這份職務吸引著。從這時開始，我才真正的認識益華。班裏有一百五十多同學，要在當中找著深摯的情誼，或多或少都得靠機緣之助！

在學位試之前，可以進行的工作實在不多，但我和益華已在熱切期待很快便來臨的合作機會，上大學以來，他是我唯一感到可以瞭解我的同學。飯堂，學生休息室，圖書館外的草坪，都成了

我們談話的地方，我們分享共同的信仰，樂天的人生觀，一起懷着公平與博愛去看這個世界，益華就像天空的一片白雲，偶然的飄進我的心窩，饒我以一份深摯的手足之情。

放了大榜，跨過了考試的阻隔，「電影籌款」的準備工作便漸次踏上高潮。職責上，我和益華要與院商、贊助機構、食品店等多方接觸，更要統籌場地的佈置，這一切繁複的工作，我們都不覺是一種負擔，反之，我們共有的熱忱，將每項公事都變成樂趣，我和益華走在一起，一切與陌生人接觸的介蒂都不復存在，更沉悶的場面都變得興致盎然。

售票是籌備工作最重要的一環，同學們有空的，都不惜付上一點時間到診所、醫院賣戲票，很自然地，我和益華又在同一組裏行動。有一次我們往訪一個單身的年輕醫生，益華和我鼓了如簧之舌也不能使他購票，細問之下，原來這位醫生既不想單獨看戲，又苦無勇氣

相約他的新相識一起去，我們花了半句多鐘去增加他的信心，最後連護士也請來一起商量，那醫生才戰戰兢兢地拿起電話……聽筒放下後，醫學會便添了四百元的收入。

還有數天便是「電影籌款」的大日子，我們一行十人，深夜乘兩部車出發，把海報貼遍當眼的地方，穿插於寧謐的夜都市，確是一種刺激的難忘的經歷。午夜剛過，便完成了工作，但，夜是這麼清澈，益華和我的心又這麼興奮，在這刻感覺實在可惜，我欣然接受益華之邀到他家裏，憑着「一點食物，兩罐啤酒，加上興緻勃勃的交談，漫漫長夜也轉瞬即逝。

大日子終於到了，這是「節目秘書」最忙碌的時候，我雖未曾與益華在公事上合作，但當晚我倆的默契和協調，卻超出我最好的期望。我們和其他籌委，得到熱心同學的幫忙，成功地處理會場的裝飾和酒會的準備，為籌款十萬元

的佳績更添姿采。

典禮過後，同學仍是精神煥發，於是十數人一起往一家酒店餐廳閒談，並一直逗留至它關門。這晚，我深感與益華友誼的可貴，更感到應珍惜與班裏同學分享的一份溫情，更可喜的是，我們知道這絕非一個小圈子，因為我們都懷着真誠、接納的態度，隨時開放自己，廣建友誼。

* * *

從益華家裏出來，我獨個兒向遙遠的中區走去，在那高樓大廈的背後，是人們努力的成果，千萬人為事業而掙扎，為目標而奮鬥，可是，這世界可不是單有工作，我這麼多年來不斷籌辦學生活動，使我把友情的價值都忽視了，益華卻為我帶來真摯的情誼，令我重新衡量自己的價值觀。對於我，事業的成敗已不重要，我所珍視的，是愛與友情長存。

PSYCHIATRIST — A SECOND CLASS DOCTOR

In Hong Kong, 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Psychiatry is an unpopular specialty seldom chosen by medical graduates as a life-time career. In my opinion, many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till have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Psychiatry. In this article I intend to offer some arguments against treating Psychiatrist as a second class doctor.

Psychiatry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diseases of the mind' by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is definition implies a legitimate place of Psychiatry in the province of medicine, but much controversies concern what are to be included as 'diseases of the mind'. It is true that the territory of Psychiatry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Some people criticize that Psychiatry include what seem to them social problems as illnesses. They call this trend 'psychiatriz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But I think everyone would agree that as a doctor, we are supposed to relieve one's sufferings, be they due to physical causes or psychological ones. In fact, Psychiatr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psychological factors can actually affect one's health. Other criticize that a psychiatrist's work can be done by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etc., who do not require the long painstaking training of a doctor. This is of course not true. The reason is that drug treatment is

still the mainstay of treatment in Psychiatry, and although som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doctor are passed on by a psychiatrist to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it only represents how Psychiatry is achieving a team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a patient, and a psychiatrist is always the head of such a team.

It is true that many forms of treatment in Psychiatry are still empirical, and they lack sound theoretical bases. We know what drugs can benefit certain illnesses, but we are not certain yet the mechanisms behind.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enormous amount of researches have already enabled us to relate certain psychiatric illness to a disturbance of neurotransmitters and post-synaptic receptors. Moreover,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s are now subjected to rigorous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ed there are a lot of potentials in future researches, and it is always an enjoyable challenge to those curious and devoted.

Some newly graduated doctors thought that they had to give up most of their other knowledges of medicine to become a psychiatrist. Their worries are actually unfounded. The body and mind can never be treated as separate entities. Physical illnesses often mimick or give rise to psychiatric ones, and the

reverse is also true. Moreover, the now popular Liaison Psychiatry requires a psychiatrist to contribute in the management of medical problems like drug overdose, pain, and dy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So although a psychiatrist might stand a bit aside from his colleagues in other specialties, they are always hand in hand and helping each other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It is a common belief that individual personality factors affect the choice of specialties of medical graduates. In my opinion, it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A competent psychiatrist has to be a sensitive and flexible person. He should be able to accept uncertainty, and be patient enough to listen to others' psychosocial problems.

In conclusion, although Psychiatry might only be an adolescent in the large family of medicine, it is gratifying to see that it is growing up and maturing rapidly. A psychiatrist is certainly not a second class doctor. On the contrary, Psychiatry is an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career which deserves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every medical graduate.

Dr. T.K. Tsoi
Medical & Health Officer
Mental Health Service

Dr. T.K. Choi was a member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aduceus. Here is an article concern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sychiatry in Hong Kong. The Editorial Board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Dr. Choi for his contribution.

THE ORGANIC COMPUTER

Computers have been rapidly shrinking. However, most powerful computers are still large. Even these computers are not powerful enough and fast enough to handle the quantity of data required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in such field as meteor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quantum mechanics. Therefore, some researchers speculate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venting a molecular computer by replacing metal and silicon microchips with organic molecules embedded in protein lattice.

Within the delicate protein latticework, the organic molecules dance at the touch of an electric current, winding or unwinding, passing hydrogen atoms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kinking up or straightening out. As they shift positions or shapes, the molecules pass along information in the manner of ordinary integrated circuits. But because they are so tiny and so close together, they can perform a calculation in about a millionth the time of today's best chips. One more thing: these molecular diodes, transistors and wires, as well as the protein architecture that holds everything together, were manufactured by simple E.coli bacteria fashioned to do the job by genetic engineering. It can almost be said that computer is alive.

This imagined molecular computer has distinct advantages. More elements can be squeezed into a smaller space, which leads to faster and greater computing power. Smaller size also means the computer would use very little energy. In addition, the computer materials would be much cheaper than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needed to etch smaller lines onto conventional chips, and could eventually be produced by bacteria. Finally, if proteins, which have the ability to assemble themselves, could be used as the skeleton of the computer, some assembly-line jobs could be eliminated. Once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were developed, the computer would put itself together.

Some researchers are making efforts to invent the molecular switch — a molecule that would turn on and off like a transistor, and an organic memory device — a molecule that would store a single bit of information. What seems science fiction today may one day prove to be prophecy.

— Adapted from Discover, May 1982.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₂-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Highly specific action

Due to its innovatory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九一八與香港前途

龍骨



九一八掀起了日本侵華歷史的第一頁。中華兒女被喚醒了。從被列強瓜分，從民族尊嚴被剝奪的光景醒過來了。八年的抗戰，中華兒女以血淚換回了民族尊嚴，將暴戾的日本侵略者完全粉碎，也將中國帶入新的里程。

抗戰勝利是一個奇蹟，一個令人嘖舌的奇蹟。滿清政府的積弱，加上列強侵吞我國大半個世紀，中國在當時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東亞病夫。但是這個東亞病夫怎的霍然而癒，又能打了這場三千多日的硬仗呢！

勝利是因為蔣介石嗎？不。

勝利是因為毛澤東嗎？不。

勝利的因素是中華兒女的血性，數以億萬的炎黃子孫前仆後繼的站起來，發奮圖強，爲正義而戰，爲抗拒日本軍閥政府的暴戾，保護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同胞，不惜置身死地、不惜流血，總要國難得雪。這些節義的烈士便是抗日成功的基石。烈士英魂不死，他們將要成爲我們的典範。中國的命運，並不操縱在××主席之手，也不在××總統之

手，乃在我們這羣有血性的中華兒女之手。我們消沉不振，中國再多幾十個孫中山也於是無補；我們若只貪圖安逸、祖國也只有後退，絕不會有進步。十億人口不是小數，集合起來的力量，加上不惜犧牲的精神，四十個現代化亦指日可待。

記得九一八維園集會中一個神父曾經諷刺地說：「多謝香港政府借給我們維園來舉行這個集會」。他令我想到今日我們談民族感情，談中國國難的地方，原來是國恥的一部分，是國難的一部分！我們身處的是英國殖民地。究竟我們的民族感情到底有多深呢？

香港一九九七前途問題是近年引起爭論最多的問題。但卻似乎從未聽過有人以民族的立場去發表意見。若果香港人真有民族感情，香港前途的爭論應落在中國的利益上才對。但適得其反，爭論的地方卻只停留在如何維持香港現狀，維持香港繁榮。其實大多數人所謂「現狀」就是社會繁榮，有高生活水平和物質的享受。這些其實是完全自我中心，爲自己利益出發。很少人正面提及

中國應該收回香港主權！爲什麼呢？因爲中國生活落後。有幾人真正從中國同胞利益出發看香港前途呢？我真懷疑維園九一八集會的三萬餘人是激於民族感情來參加呢？抑或周末有空來湊湊熱鬧呢？

其實，香港的前途並不決定於一九九七年的大限。爲什麼呢？任何一個地方的將來前途都是操縱在人民的手中，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的手中。年輕的一代才是決定香港前途的命脈！

就讓我們看一看今日的年輕人吧！物質享樂主義將我們的年輕人吹成什麼樣子了？波鞋文化，各牌子的崇尚，的士高熱潮，扭計骰、怪獸機、電子遊戲機的熱潮，一個跟着一個，都表示一個可悲的事實，今日年輕的一代完全被潮流支配控制。其實，這種控制與吸食白粉的控制又有什麼分別呢！錢成爲他們安全感的象徵，錢正奴役着我們的同胞。「想做就去做」的風氣吹進每個年青人的靈魂裏。魚蛋妹，油脂仔，整天蹣跚在街頭，這是健康繁榮社會的好現象嗎？值得「維持」嗎？

從香港前途再擴大到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前途也是艱難的，內部政治鬥爭始終未能停息，國內青年人意識形態模糊失落，地方幹部的官僚化，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是很困難。但我仍然相信前面所寫的一句話：「勝利的原因是中華兒女的血性」，同樣祖國的前途也是繫於中華兒女的血性，不是因爲鄧小平或是蔣經國，只要憑着「十億人……的力量，加上不惜犧牲的精神，四十個現代化亦指日可待。」

香港人，若果你自認是科技先進的，能幹活的，就請將你的技術知識貢獻給中國同胞，爲中國的繁榮而努力，不要終日爲自己的生活水平籌算，因爲只要你肯完全奉獻給你的國家和同胞，那麼你才有資格說民族感情，說愛國！

「只要我還有一根完整的骨，絕不駛進避風的港灣，把生命放在征途上，讓勇敢來決定道路的寬窄長短。」

只要每個中國人都有白樺這副豪情氣概，中國很快便成爲站起來的巨人。



駱元手記

懷念QE

駱元

小時候，每逢夜渡，總愛倚着船窗，乘着海風，看從岸上及其他船上倒映在海中的燈光移動，看半山蛇般的霧燈盤旋，看紅色綠色的霓虹光管，看QE的高，QE的大與QE的光。

童年遙遠，近半年我卻有機會接近QE。就在八一年最後一個晚上，我首先踏進QE的宿舍；還帶着一點懷舊情緒。不過，只見地板殘缺，傢俱破落，風扇不會轉。想做個高貴偉大的夢，終不成功。還有想起某人說過：「我們爲最貧窮的服務。」（所以我們貧窮。）也記起愛的教育裏一句話！這是「勞動的痕跡」！於是便感到滿足。

QE也應滿足。這麼多年來，她就一直受到羣衆的擁護。此後，我每天從宿舍來回病房，經過急症室，都見證到：人民是蜂湧地向着QE的。伯伯老婆婆喘得透不過氣；年青伙子腸胃絞痛至面青唇白；小乖乖燒得紅紅呆呆的。坐滿一列長椅子，就是沒有一個人不甘心耐心地等着。等一小時、兩小時、或三小時，總之爲求得到QE一次眷顧。

而QE可絕對無愧於人民呢！人民受痛楚，要得到庇蔭；於是無數個晚上，憑她的海量涵涵，一張張帆布牀，就不斷開着填着。直到護士姑娘填滿病房中每一個方格，這邊一個胃出血的病人則以新鮮的「芝蔴糊」（註）氣味清洗混濁的空氣，那邊又一個病人倒了尿壺；一地面紙、棉花、針筒紙包無法掃足

清理。這時候，人們就會興起不忍之心，寧願攔開自己的痛楚，悄然離去；臨走，跟勞碌中的姑娘，發出會心一笑。相逢一笑，代表了體諒，何嘗不代表着高貴。

於是，夢又可以再發。能諒解，到底是一種美德。也只有QE的環境，各人才有機會發展出來；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道理。每次我看到專責帶病人由急症室去病房的大叔，把送完病人後空着的牀，連環綁起來，一次六七張，一並拖回急症室的壯觀情景；每天下午我親身到所有 Intern, Extern 齊集在病理部抄寫驗血報告的偉大場面，就倍對QE心悅誠服；好一個智慧的搖籃啊！

人民和QE關係密切，所以政府對QE也很好。對海QM算是長房子孫，家產多分一點不在話下。明愛等算是愛妾，不能嫉妬。剩餘的QE豈不佔一大份！譬如電腦掃描這玩意，QE在今年下半年就會擁有一部；深切治療方面，QE也有四張病床。這些，瑪嘉烈那邊就簡直不敢想了。

八二年七月，回到瑪嘉烈，經過底層的一個內科病房，二十四小時空氣調節，傳來一陣涼意，一陣氣味；如在公廁。

我懷念QE！

註：胃出血時大便呈芝蔴糊狀，上臨床課程的同學都應該知道。



國內捐血情況

如蒙週知，本港一般醫院所需的血液，大部份均為紅十字會收集和分發。然則，捐血在國內是否普遍？血液又是怎樣收集和分發的呢？

筆者曾與國內的醫學生討論過這些問題。國內有一個負責統籌血液收集及分配的機關。鑑於國內普遍生活條件較差，國民的營養一般都較缺少蛋白質，是以我們在港那一套捐血的概念——「正常人每三個月便可捐血一次，每次三百或四百三十毫升」在國內並不流行。國內一般的獻血量（國內不稱「捐血」而稱「獻血」）每次只為一百毫升。且每次獻血之所需的時間較長。獻血者可得回報酬，一般每獻一百毫升血液可獲人民幣¥25（約合港幣八十元）的補償費用。義務獻血的現象在國內則較為罕有。

每個獻血者在獻血之前必先要驗血。化驗內容包括血色素、肝炎病原、梅毒病原等。化驗結果合格方能成為獻血者。最後，再由血液統籌機關負責收集血液和派發獻血費用。

血液統籌機關亦定期向各行各業的工作單位徵收血液。徵收的數額由機關按照該單位的大小而訂定。假設某單位某期的血液徵收額為二公升，則需要單位內二十個人獻血。一般單位內的人都以「完成任務」的心態來認獻血液。若果單位的獻血任務如期完成，該單位內的人便享有在需要的時候以公價（每一百毫升¥25）從機關處取得血液；否則，該單位內的工作人員便不能得到血液的供應，或者只在危急的關頭被逼以較高的代價（每百毫升¥55）取得血液。是以，工作單位內的人員，為了保障

關子凱

自己及單位裏同事及家眷的利益，都有責任去完成機關所訂定的獻血任務。

這個制度最大的缺點是需要血液的人必須付出高價。政府對人民的照顧，在這方面來說，甚至遜於本港的政府醫院。前景的改善，有賴於國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對捐血的正確認識。所以，要改善國內的血液供應制度，經濟的發展、國民的教育和政府的宣傳都是必須的。

我們在香港的捐血量，可達每三個月捐出三百或四百三十毫升。諺語有云：「能多付出的人是幸福的。」醫學院內幸福的人兒啊，當你們在陳魚琴樓飯堂裏吃着金沙排骨、廚師特式飯時，幸勿身在福中不知福，也想想國內的十億同胞，也想想需要血液的人。

八二年啓思編委會名單

| | |
|------|---------|
| 名譽顧問 | 楊紫芝教授 |
| 總編輯 | 張寶賢 |
| 副編輯 | 莫鎮安 梁展雲 |
| 執行編輯 | 鍾子光 郭昶熹 |
| | 吳炳榮 徐炳添 |
| 文書 | 吳鴻裕 |
| 財政 | 陳長華 |
| 總務 | 梁就茂 |
| 去屆代表 | 孫偉浩 |
| 編委 | 林禮根 袁兆燦 |
| | 岑鳳廷 蕭健樂 |
| | 黃美玲 袁淑芬 |

鳴謝 葛蘭素(香港)集團
學聯旅遊部



啓思房

時間飛逝，不知不覺間，今期啓思已是第五期了。

今回，我們的探討對象是醫學會。對於醫學會的架構和運作，我們不會再花文字逐一介紹。而我們則希望較為直接了當的，對她所舉辦的活動，和各份子（幹事會和常備委員會）的工作，作一檢討。

究竟「攞手」們舉辦活動的意義、目的是怎樣呢？他們的心態是怎樣呢？同學們的反應和評價又如何？活動期間所面對的問題又何其多呢？舉凡種種，這委實也是太多問題了。誠然，我們編委會似乎是有點「螳臂擋車」的模樣，未能給大家一個答案，但我們至少希望能夠帶導同學，給同學一個機會去思索我們的醫學會。

今期，我們首先對全年三項重點項目——健展、迎新和電影籌款——作一檢討；而下期，我們將會把重點放在幹事會和常備委員會（健委、杏雨）和外務工作小組之上，我們是誠懇的希望同學投稿和提供意見。*

其實，大家一同攞活動的，除了是了解背後意義之外，更需要的是服務的熱誠。而在一個活動裡，如果能夠使會參與工作的人開心、投入，這活動已經是成功了一半。我們覺得電影籌款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因為它有單純的意義，參與同學的熱誠、投入。

「血書」事件，你可以浮面地舉出很多例證去支持「成功」的影像，如意義，人數等。但它委實帶出太多的問題。一個得不到廣泛支持的活動！一個令人事後議論紛紛的活動！民主與時間的爭端更是尖銳。我們將來的「血書」特輯是搜羅各方面的資料，觀點，把事情作一詳細報導。至於對「血書」的評價，則留待讀者自己去判斷了。然而，我們更關注的，卻是在醫學院究竟有沒有民主這回事，和我們怎樣去理解民主，大大小小類似事件的類似事件實在不勝枚舉。

值得一提的是專題版的特稿——牙醫學院和中大醫學會，這兩篇文章可令讀者對自己的「遠親」得到了解、認識。

綜藝版方面，承接上期豐盛，今期更不乏好的文章，駱元今回又有什麼感受和跟大家分享呢？更難得的是蔡醫生的「精神科醫生——次等醫生？」，他的支持為編委會帶來一陣興奮。

下期啓思將是今期的最後一期了，籌備工作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缺稿」似乎我們的首號敵人，編委會誠意的請求同學伸出援手，截稿日期是十一月二十日，謝謝！

下期預告

- 專期版
- 醫學會之二
- 幹事會
- 健委
- 杏雨
- 外務工作小組
- 校聞版
- 醫學生節
- 請踴躍投稿！